

# 蒙窪蓄洪區的77個「島」

蒙窪蓄洪區像一片海。

7月20日8時32分，王家壩開閘蓄洪，時隔13年，蒙窪蓄洪區再次成為一片汪洋。洪水從王家壩大閘傾瀉而下，很快淹沒蓄洪區裡的農田、河流、矮樹、廠房。成群的鳥在水面盤旋，在樹頂的枝杈上落腳。

河南洛陽消防救護支隊隊員張雅飛看到了洪水進入蒙窪蓄洪區時的樣子：遠遠的一道「白線」緩慢地移動，越來越近，幾乎覆蓋地面上的一切。

「『白線』是有高度的，像矮牆，類似錢塘江大潮那種，但是沒有那麼高。」這和他想像中的洪水不一樣。張雅飛不明白為什麼遠看時洪水有高度、移動慢，後來才知道是地面上的莊稼、樹木減慢了洪水的速度。拍視頻時他被隊長看見，隊長喊，「快走！洪水來了！」

## 開閘

蓄洪區有131個莊台，其中被水圍繞的湖心莊台有77個，老丁鄧莊台就是其中之一。

張坤勇是老丁鄧莊台的村醫，也是村裡常年居住的為數不多的年輕人。7月19日下午5點過後，村裡的大喇叭廣播，說要蓄洪了，通知村民緊急搶收莊台上的財產，所有人全部撤到莊台上。

作為蓄洪區，蒙窪的131個莊台經過數十年的修築、改建，全部高于王家壩大閘的保證水位線29.3米，以保證洪水來臨之時人們的安全。這些莊台平時高于地面，像一個個高台，洪水來了，莊台就成了海上的小島。

距離王家壩開閘的15個小時裡，張坤勇在搶收自家的農田。作為村醫，他平時的收入並不高。自家農田加上租種親戚家的，張坤勇一共種了20畝的西瓜、毛豆、大蔥等經濟作物，每年收入2萬餘元，足以支付家裡一年的開銷。

今年的西瓜才長到碗口大，洪水來了。張坤勇急忙下田，收了幾百斤大蔥和毛豆。西瓜只能任由洪水淹沒，爛在地裡。

鎮上的民兵很快到了莊台，幫各家老人把養在平地的雞鴨往莊台上趕。

王家壩開閘的時候，張坤勇在壩上的醫療室值班，值班室挨著閘頭。開閘哨聲響起，他親眼看著湍急的洪水沖過大閘流向他家的方向，淡黃色的洪水帶著腥臭味，讓他腦海中關於洪水的片段再次出現。

張坤勇對洪水最深刻的記憶是恐懼。

「以前太苦了，每次蓄洪心裡都很害怕，有一種隔絕的感覺，不知道會發生什麼。」他說，以前蓄洪，莊台是真正的孤島。人們要在莊台挨上半個月，等待洪水退去。

那也是張坤勇最忙的時候。連續的降雨、斷水，很多人會發燒、腹瀉，最嚴重的時候，全莊台的幾十戶人家有30多個人同時生病，他忙不過來。同時為了防止災後的疫病，他每天還要花費兩個多小時在全莊台進行消毒。

13年過去，今年的蓄洪讓他驚訝不已。

蓄洪預警發出後，當天夜裡，張坤勇的莊台上陸續來了民兵、消防隊員和解放軍，搶收作物、安置家畜，用衝鋒舟運送醫生、食物、藥品。「我記得2003年蓄洪的時候，還只有重病的病人能夠得到緊急協調來的小木船，送到外面就醫。」

安徽阜陽消防支隊隊員王忠誠是蓄洪區變化的見證者，作為土生土長的阜南縣人，他的老家就在蒙窪蓄洪區十幾公里外的臨鎮。「我老家不是蓄洪區，但是小時候來蒙窪看過洪水。」

這次，27歲的王忠誠成了洪災的親歷者。19日晚到達王家壩安營修整後，次日他所在的消防救援隊先是按照要求巡視堤壩、檢查管湧。21日他們成了連接莊台和外界的橋樑，用衝鋒舟和橡皮艇把醫療隊送進去，把生病和需要外出的群眾送出來。

同船的有去鎮上買生活用品、現殺的活魚的家庭主婦，有回家陪伴照顧祖輩的高中生，還有前出去診的醫生。村幹部負責協調居民的出行時間和意願，並同對口的救援部隊聯繫。

今年張坤勇還是對全莊台進行每天兩次

消毒，但他覺得這裡不再是真正意義上的孤島。

## 蓄洪區

趙壽強今年75歲，他記得王家壩建成後的每一次開閘。

位於安徽省阜陽市阜南縣的王家壩，既是淮河中游交接處，也是皖豫兩省的分界之地，淮河、洪河、白鷺河在此交匯。因此王家壩一直是淮河防汛的重要地區，阜南當地有俚語——「王家壩是淮河汛情的風向標，王家壩是淮河防汛的晴雨表。」

1953年，王家壩村建起了淮河上最重要的控制性水利工程——王家壩閘。全長118.4米的王家壩閘，共13孔，每孔寬8米，設計進洪流量1626立方米每秒。

建成後，共有12年15次開閘蓄洪，累計蓄滯洪水75億立方米，為削減淮河干流洪峰起到了重要作用。

隨著「千里淮河第一閘」王家壩建成，蒙窪蓄洪區次年啟用。

1968年的蓄洪讓趙壽強最難以忘記。當年，趙壽強的兒子出生，王家壩通知要開閘，洪水太大，堤防發生決口、潰破達26處之多。趙壽強把家人送上莊台，轉身回家固定傢俱。「床、大櫃，洪水沖走就找不到了，要把它拴住。」

洪水一下就來了。連天的大雨，大水慢慢上漲，漫過莊稼、水井，然後是房子，最後只剩下房子的茅草頂。

趙壽強在房頂上蹲了三天三夜。他看見洪水中漂著傢俱、豬、牛還有人。飛機往下扔餅乾、饅頭，饅頭是不同顏色、不同形狀的，都是各地的人們拼著湊的。

「大水過後，一間房子都不剩了。那時候連塑料布都沒有，就用木板搭高棚住。」趙壽強活了下來。

這樣的日子在蒙窪蓄洪區出現了15次。毀掉，重建。毀掉，重建。「地在這裡，我們要守著地。」趙壽強說。

洪水帶來的災難刻進這一代人共同的記憶。已至古稀之年的吳仁貴，依然清楚的記得飛機投下紅薯、饅頭，還有淨水用的「小



莊台經過數十年的增高已經全部高於保證水位。

藥片」。洪水沒過井口後，他們就用這種「小藥片」來吸附洪水裡的雜質，做飯、飲用。

為了能有乾淨的井水飲用，老丁鄧村把井口加高再加高，隨之而起的還有為了適應生存而加高的莊台。當地居民形容蒙窪蓄洪區像個「盆子」，有的人家把莊台建在堤壩上，就像住在高高的「盆沿」上。湖心莊台建在盆子裡，洪水來了就像一個個小島。

如今，蓄洪區131個莊台都已經高于王家壩開閘的保證水位線，洪水來了，生活依舊。

## 房子

生存的保障之外，生活依然有待解的難題。

部台鄉桂廟村位於蒙窪蓄洪區的下流，莊台從上世紀五十年代建村時的十幾戶人家，擴增到現在一百五十戶人家，莊台變得擁擠而逼仄。房子之間間距極小，窄窄的巷子幾乎只容一人通過，梅雨天氣讓牆上和巷



開閘之後，蓄洪區成為一片汪洋。

道生了綠色的苔蘚，即使是圍「島」而建的大路直徑也不過兩米。

潘光友有兩個兒子，兒子們要結婚，宅基地不夠了。13年沒有蓄洪讓他心存僥倖，2015年，潘光友挨著桂廟村的莊台在田邊給兒子們建了兩層樓。按照規劃，兩個兒子應于今年年初左右相繼結婚，搬進新樓，但因為年初的新型冠狀肺炎疫情，結婚的事擱置了下來。

「疫情穩定了，洪水來了，十幾萬全泡在水裡了。」潘光友非常無奈。

宅基地不夠的問題在蓄洪區普遍存在。按照規定，蓄洪區內不能建設房屋，只允許在不蓄洪的時間耕種。但在各莊台邊還是能看到零星淹在洪水裡的房子。

特殊的土地條件限制了解決問題的方法。因為地基的原因，莊台上的房子無法加高，「房子建在大壩上，地基只能打的非常淺，基本也就一米。」潘光友介紹，很多大壩是沙土質，沙土質滲透力強，容易出現管湧。地基打深了，如果冒水，容易出現垮塌。

為了解決蓄洪區人民的居住問題，當地

數、大壩的水位，來判斷開閘蓄洪的可能性。

農業也在蓄洪區裡有了定式。白鵬說，蓄洪區裡種糧食要考慮洪水。雨季種水稻，如果蓄洪結束，外河水位下降得快，可以通過積水閘把洪水排除，積水如果一周左右排出，水稻依然能夠生長。

「冬天就種小麥，是保收的。」白鵬介紹，每年10月份左右小麥種下地，次年5月即可收穫，這是讓蓄洪區人們心安的作物，不經歷雨季，肯定有收成。「六七月份雨季了，種耐澇的水稻、桿子高的玉米。大豆、芝麻、紅薯是邊緣作物，沒洪水當然好，發水一泡就不行。」

今年被水泡了的還有張金亮的秸稈廠。

張金亮是本地人，2017年退伍復員後開始籌備自己的生意。看到阜南縣成了安徽省秸稈綜合利用示範縣，政策利好，2019年張金亮觀望著開了一家新能源公司。他的工廠用秸稈造紙、發電、做飼料，全鄉的秸稈都集中到了他的工廠。

秸稈處理一直是農業的難題，以往鄉民們大多把秸稈拋撒到田間地頭，或者趁機禁燒隊不注意焚燒了，長期以來是當地的矛盾點之一。張金亮覺得這是個多贏的好機會，2019年秋天，他收了第一批秸稈，連帶著機械、廠房、人工，張金亮前後一共投入了800多萬。

為了銷路問題，疫情緩解後，張金亮出去跑市場。6月19日，張金亮回到阜南。次日，他的草料全被洪水沖走了。

洪水中，到處都是張金亮的草料堆。300斤的圓柱形草料和700斤的方形草料全都浮了起來，全鄉的人都知道他的草料廠被沖了。

「（草料）年底本來應該賣掉，趕上新冠疫情，壓貨了。好不容易疫情好轉了，洪水又來了。」張金亮的三個廠房也被沖走了一個，他只來得及把最貴的機器搬出來了。

人與環境之外，民企如何在蓄洪區裡和洪水共存是這裡新的命題。

## 淮河

得知要蓄洪了，白鵬7月19日緊急從上海買票趕回老家。沒有直達，就買到南京的車票，補票到阜陽，21日一早他趕到阜南老家。

白鵬成了蓄洪時期的「嚮導」。王家壩開閘後，蒙窪蓄洪區成了一片汪洋，各救援部隊的衝鋒舟和橡皮艇成了莊台上居民出行的工具。但洪水之下，隱患叢生，矮樹、墓碑、欄杆都有可能掀翻衝鋒舟、劃破橡皮艇。

白鵬的工作就是為救援部隊在洪水中指出一條安全的路。

「床上有學生、孕婦、老人，要保證他們的安全。」土生土長的白鵬記得家鄉的每一條路、每一條水溝，這成了他作嚮導的依據，「第一就是順著路燈、路邊種的樹，還有就是農田的排水溝，那個地方水也深，安全。」

也有失手的時候。最忙的時候，救援隊的船幾乎全天不停。白鵬想節省時間、抄近路，「地裡面的墳太多了，我沒法都記住位置。」螺旋槳打到墓碑時，船會猛烈地顛動。

他白天做嚮導、搬送物資，晚上去巡堤。按照要求，每公里堤壩安排30個人，除了各地的救援部隊、當地民兵，白鵬這樣的退伍軍人也是巡堤的好手。

巡堤主要檢查「管湧」。大堤上常年覆蓋植被，樹木強壯的根莖扎根大壩中，可能貫穿堤壩，產生縫隙。地裡的田鼠、蛇也常築巢其中，埋下隱患。晚上，白鵬負責檢查大堤有沒有管湧漏水，「大堤已經十幾年沒有被大水浸泡過了，一個小洞，都有可能在水壓差的作用下越衝越大。嚴重的時候大堤就垮掉了。」

「我不喜歡一些論調，比如把我們稱作災民，把我們說得慘兮兮。這是我們需要面對的部分。」白鵬在外工作，總會驕傲地談論淮河、家鄉。他覺得對於家鄉的人來說，洪水既是一種災害，也是一種「常態」，敬畏但不畏懼。

「我們吃的是河裡的水，種的是她旁邊的田，年齡大的下河捕魚，小孩兒個個都會游泳，這都是我們的生活。」

8月1日，安徽省防汛抗旱指揮部通報，經過12天的蓄洪，蒙窪蓄洪區下游段的曹台退水閘正式開閘，洪水退去。



救援隊給莊台居民提供出行保障。